



思想纹理

河中的“天穹”

幼时读《猴子捞月亮》，便对水中幻影生出无限遐思。此后十余载春秋，每每途经卯酉河畔，总要驻足凝视那河中的“天穹”，如同与故人叙旧般情深意长。

晨光熹微时，卯酉河总带着三分慵懒。天是泼墨青瓷般的蓝，云似新絮揉成的团，盈盈河水漫过石阶，将岸上人影与天光一同揽入怀中。我常倚着汉白玉栏杆俯身细观，河面波光粼粼如绸缎动人，倒映的“天”却更显灵韵。初时只觉是一幅水墨丹青平铺水面，待凝神静观，方惊觉那分明是深嵌河底的翡翠玉盘。盘沿触手可及，盘心沉在河道中央，色泽随光影流转，时而如孔雀翎羽泛着幽蓝，时而似碧玺浸透春水。最妙是盘中云影——乳白色烟霞或聚或散，忽而化作巍峨雪岭，忽而幻成灵兽腾跃，更有绵绵云絮如浪涌般舒卷，仿佛天地为幕，以河为台，演绎着亘古未歇的缥缈戏文。

待朝阳跃出地平线，整轮红日便倏然坠入河中。玉盘里霎时浮起鎏金银镜，镜光穿透层层水幕，化作万千金光直刺眼眸，令人不敢久视。这般奇幻景象，倒是应了“一池一世界”的禅语。

记忆里的卯酉河却不似这般明净。二十年前，这条母亲河成了工业污水的排放渠道。黑浊污水裹挟刺鼻腥臭日夜奔流，河面浮着“彩虹”般的油污，倒影里的天永远蒙着灰霾。孩童们不敢临水嬉戏，连垂柳都瑟缩着褪了青衫。

幸得春风渡玉门，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号角唤醒神州。十年治污路，终见清流还。如今的卯酉河，白鹭掠过处碧波生漪，锦鲤摆尾时云影碎玉。岸芷汀兰重绽笑靥，汉唐风韵的廊桥下，又见稚童以柳枝逗弄河中“云天”。

骤雨忽至，惊雷劈开云幕。我猛然顿悟：天上瑶池与人间倒影，原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孪生子。人类何以待河，河便何以映天——这水中的苍穹，不正是丈量文明的明镜嘛。

盐城中学高三(16)班 陈蔡宇

身边故事

书案前，正伏着一老一小两代人。黑头发的在读书，白头发的在写字。这两代人，踏上的是追求文化的浪漫征程啊！

奶奶的“浪漫征程”

当春天的第一株细草冒出芽，当清晨第一缕阳光跃出地平线，她弯弯的眉眼绽放着光芒，盈盈的笑语撩动了阵阵清风……奶奶安详地坐着，捧一卷诗书，展开了她与文化的浪漫旅程。

记忆里的她，是个地道的庄稼人。每当她用那双粗糙的、浸着汗水的、满是老茧的手伸向我，我都会远远地躲开，心里一直瞧不起她。

恍惚间，光阴碾成一地碎银，映照在我幼稚的脸庞。小小的我学着妈妈的样子，踮起脚，昂着头双手叉腰，气势汹汹地站在沙发上，对着奶奶好一顿数落：“奶奶，都怪你，要是你识字，我们就不会被‘黄牛’扔在路边。要是我被弄丢了，爸爸妈妈该有多担心呐！”奶奶低下头，手紧紧地攥住衣袖，额头上渗出了细细的汗珠。她沉默不语，神情慌乱得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。夜间，凉风从窗边迤逦而来，沾染着冷静的暗色与沉默。

良久，我才从奶奶的只言片语中拼凑出她学文化的艰难历程。奶奶是一名典型的劳动妇女，十三岁便进了宣传队，为家里干活积累工分。家里看重奶奶牛一样的力气，想让她嫁人前多为家里干些活，便一直反对她上学。奶奶哽咽道，当年，她瞒着家里，用偷偷攒了几个月的三块钱为自己交了学费。可是刚跨进教室，就被父母赶回了家。其实，奶奶可有灵性了。她学唱歌，听着广播哼几遍就能记上歌词；她歌唱得好，每次比赛都拿第一名……奶奶露出骄傲的神情，眼里似有光。可没过一会儿，便黯淡下来：“奶奶此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不识字。你将来一定要好好读书，别像奶奶……”当奶奶再次伸出手，想要抚摸我的脸颊时，我破天荒地没有拒绝，任由滚烫的泪珠在脸上肆意流淌。也就是那时，我真正感受到：原来，人和人的征程是不同的。

窗外的新叶在风的摆弄下沙沙作响，我于闲暇之时，偶然翻落了一页练字纸。看着这些弯弯曲曲、扭打在一起的“线条”，我像寻到什么价值连城的宝贝似的，飞快地来到奶奶身边。我这么兴致勃勃的样子，吓了奶奶一跳，见到我手里的东西，还未等我开口，奶奶便伸出手要夺，我更好奇了，直视着奶奶。奶奶抬头一看，双眸正对上我的眼睛，目光闪躲，她向我解释道：“去银行取钱时，工作人员让我签字。我不会写字，每次去只能按手印。我就想着，闲时能练习……”我呆住了，奶奶趁势夺过纸：“都说了让你别看！”

“奶奶，你放心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和你一起踏上学习文化的征程！”奶奶似懂非懂地问：“丫头，你说的征程，是啥意思啊？”

“没啥意思，它就是我们脚下的路……”

薄暮里，夕阳一点一点斜落硕大鲜红的身子。书案前，正伏着一老一小两代人。黑头发的在读书，白头发的在写字。这两代人，踏上的是追求文化的浪漫征程啊！

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 李晓萌

至爱亲情

二十年过去了，幽兰浸润岁月长，芳华渐染鬓间霜。兰芳，是我妈妈的名。人如其名，小小的，散发着幽幽的芳香，伴着我的岁月，我的青春！

母亲兰芳

母亲是从农村一路摸爬滚打上来的。

外婆原先有些重男轻女，她全力供养舅舅成为家里唯一的大学生。想读书的母亲，却因为交不了学费，早早辍学打工了。初中毕业的她，个子矮矮的，衣着土土的，眼神怯怯的，拎着几个塑料袋，装了一点换洗衣裳，来到了市里，操着一口不流利的普通话，先在商场帮人卖东西。

我很想听她讲过去的故事，每每谈起，她总是不愿细说，只是囫囵抛下几句：“什么都不懂，被太多人嘲笑！想做个服务员，人家嫌弃我们土！才开始算账，常出错，挨骂！”

母亲不想说下去，我也不敢再细问。

现在想来，我脾气最差和性格最糟糕的一面，都留给了母亲。在初高中时期，我经常跟母亲为了学习吵架。

有一次大课间，因为疏忽，我与他人碰撞，流了一嘴血。

母亲不分青红皂白，说我太不懂得保护自己。我刚想争辩，母亲突然质问我：“你这次数学考试，怎么考得这么差？”

她一路絮絮叨叨，我一路沉默，等红灯时她还在大声训斥我，我厌恶她粗大的嗓音，尖锐的话语，毫不犹豫地从车上跳下去，留下一脸错愕的她！

路上熙熙攘攘，只有夕阳与我做伴，我恨自己成绩不好，更恨母亲不理解我，不懂得疼爱我。回到家，我向爸爸编了个理由，说妈妈在楼下充电，便回房休息了。

约莫过了两个小时，外面传来了急匆匆的敲门声。爸爸刚打开门，母亲便问我回来没有？从爸爸口中得知我早已回房休息时，她绷紧的身体，慢慢矮了下去……

青春期碰上更年期，那是一场爱的拉锯战。

在不懂人生的年纪，我们都爱得不知所措。

前几日，下大雨了，妈妈满身湿透地回了家。在餐桌上得知她在小区门口摔倒时，我的心猛地揪紧，问她有没有大碍，她只是摇了摇头，让我也注意安全。

“不过我的力气变小了，没有以前能搬了！”她突然笑着说。

我们家是卖服装的，上百斤的进货箱，原来都是母亲搬来搬去的。

看着苍老而疲惫的母亲，突然想到很久以前，在外婆家的墙壁上，我看到过一张老照片，那是母亲年轻时的模样。她身着一身黑色旗袍，身体瘦瘦的，脸上洋溢着青春的笑容，是个如珠玉般亮晶晶的少女。

二十年过去了，幽兰浸润岁月长，芳华渐染鬓间霜。兰芳，是我妈妈的名。人如其名，小小的，散发着幽幽的芳香，伴着我的岁月，我的青春！

也许天下的女孩子，要到长大的时候，才想对母亲说一声：“你为我做的一切，温暖了我的岁月，照亮了我的前程！”

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 徐婧